41-93
00089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第24屆世界盃棒球賽 來源 聯合報 日期 90.11.21 版面 三十九版

死不迷球老

襄克劉⊙

，多很迷球老類這。迷球老深資的棒成代年〇八自跡發是來說抵大，子男的樣這我像。類二成分粗能還致大但早，了完棒職看眼。種種之害利實現爲因，「人的心負」樣這我是就，數多佔類一第。馬竹梅青的起代時年童個這，球棒了棄放，戀別情移就早。愛熱地摸摸偷偷續繼但；多不下剩群族。「者忠死」類一另

欽子黃／圖

大概是年紀大了，這次世界杯，幾乎沒有一次看完全場；都是前面一二局晃了過去，盤算好可能時間，再打開電視看結尾。

為什麼如此不想看過程，怕輸嗎？

其實，歸究原因，可能是害怕過度興奮。

我很擔心，萬一中華隊奪冠了，充滿希望下，緊接著，若是賭博無法合法化，職棒又繼續未整合。兩個期待再落空，因為一個老球迷，我實在沒有精力再等待十年。

半準決賽，中華隊被美國隊打敗時，反而鬆了一口氣。一來，愈來愈義和團味的棒球狂熱減溫了；二則，整個社會也會從極端厭惡選舉，轉嫁到棒球的情境，回歸到現實面。

跟觀察選舉一樣，我喜歡自己現在對棒球的冷漠。

畢竟，這輩子，我已經被棒球嚴重地傷害過兩次。

這輩子，我被棒球嚴重傷害過兩次

第一次從十二歲起。那時天天棒球不離手套，一早起床，就在巷口空地集聚；或者，二二個人蹲在門口，縫硬式棒球。我的隊友，有一位就住在隔壁，父親是鼎鼎大名的第二代金龍少棒隊總教練曾德銘。一個全台灣最悲情的台灣少棒教練。我們從小巴望著金龍隊到美國比賽。

但從第二代起，交由曾教頭執掌後，幾未奪冠。從第二名起，一直滑落。直到我高中畢業那一年，金龍隊還未了心願，每年都是看著別的縣市到威廉波特去。楊清瓏、羅國章這兩位不同期的金龍少棒隊的主投，應該和我一樣，有一個漫長而不幸的棒球童年。

第二次是成家立業、兒子出生的壯年時。職棒剛好開打，彷彿是為我生命之篇章添加生活的精神食糧。每年，我都像候鳥，春天時預測隊伍的興衰，秋天時撰寫職棒冠軍賽的文章。棒球賽結束了，還會購買中華職棒的攻守記錄，比較投手的防禦率。那時，一冊冊本土的職棒書籍出籠，雖然多半寫得很糟糕，我還是怕生疏了，跟不上時代，硬掏腰包買回來猛K。還和卡爾維諾、劉大任的書擺在一起，放在案頭。

曾幾何時，職棒賭博弊案發生。棒球此後沒人關心，喜歡以球賽塗鴉的文友也絕種了。我的熱愛和自己的忌的人，是另一類「死忠者」。族群剩下不多；但繼續偷偷摸摸地熱愛。他們通常尚未成家，依舊沒有女人，但有一個安穩的職業；比較不喜歡國民黨。我工作的單位，就有一個典型傢伙。討厭洋基隊，把鈴木一朗當民族英雄，仍捨不得丟掉廖敏雄和涂鴻欽的自傳。

九〇年代時，這些「死忠者」是相當可憐的一群。不，或許是地球史上最悲情的球迷群之一。在職棒賭博弊案發生後這十年的黑暗期裡，他們原本想努力地轉移情緒，藉由美日職棒的發燙場子，彌補中華職棒畫下的傷口。偏偏這十年裡，美國又有他們不喜歡的洋基隊稱霸數年；日本也是巨人隊一枝獨秀好些回。總之，生不逢時，又顛沛流離，是這一代球迷的寫照。

但是，「死忠者」依舊堅持百忍，忍受我們的譏嘲，熬過了世紀末。一如今年這支可能被過度神話的中華隊，隨著他們活過來了。其實，99年，我就看到他們重新復燃的生命跡象。那是亞洲杯時，中華隊分別以一分輸給韓、日隊。「死忠者」又開始對球員的攻守記錄產生興致了。當我們開始好奇張誌家是誰時，他們已經有這幾年他自金龍旗青棒賽發跡，以及在荷蘭困頓的詳細資料。

死忠者度過艱苦歲月，就要開始享受棒球的美麗人生

日本巨人沈寂，美國洋基崩盤，「死忠者」和球員一樣，度過了艱苦歲月，現在要開始享受棒球的美麗人生。那人生並不是中華隊自此強大，他們向來不覺得中華隊強大。它還是老三，但隨時有翻身成老大的能力。

這裡的享受，是因為經過了這幾年棒球的歷練，縱使是粗糙的、惡質的球賽，「死忠者」還是成長不少。他們更清楚，怎麼看投手投球的內容，打者的姿勢和習慣，以及什麼樣的球評才好。因為這十幾年的成長，他們不會再聽到什麼伸卡球、慢速下墜球、七彩變化球，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術語。更不用再聽到張昭雄那冗長的數據式球評，干擾他們觀賞球賽的品味。袁定文活潑的美式播報，也不會是唯一的播報美學。曾文誠那種低調的，帶著本土的球評將逐漸成為主流；或許是一種確實跟你走過悲情90年代的聲音；縱使球賽輸了，明天還是美好一天的安慰劑。

一個「死忠者」也可以回過頭來，嘲笑，甚至鄙夷我這樣「負心的人」。但我也有收穫的，像十歲的孩子，不知何時從儲藏室裡找出了我的舊手套，在家裡胡亂丟球。電視實況轉播時，他也整天學著像鈴木一朗一樣盜壘；然後，模仿陳金鋒打擊，把我最鍾愛的魚缸打翻兩次。

我彷彿看見自己小時候的癡迷。沒想到，我最鍾愛的運動被孩子接受了。原本，我以為，在都市長大的孩子，無法像我過去一樣在巷弄裡奔馳，鎮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打棒球。他們可能無法受到棒球的薰陶。將來在長大的過程裡，也不可能和我一起，有著相同喜愛的生活話題。那會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。然而，中華隊的傑出表現，透過媒體的傳播，深遠地影響了我們的孩童。我相信有許多「負心的人」一定和我同感興奮，因為孩子們回到了我們的球場。

這是一種生活的傳承。那是這幾十年來，在這塊土地上，經過我們的辛苦一起孕育出來，台灣休閒文化裡，最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今年中華隊在世界杯的勝利有很多，但對我來說，最大的一個，恐怕就是這樁。